

劉婉婷



藝術的時光

棄用鑿子

每次經過五金店，工人戴上燒焊面盾提起焊槍，槍上的一枝金屬棒接觸到燒焊的金屬，便會像煙花一樣有火花爆發出來，我急急閃避，狼狽不堪。一塊金屬物體如要做變形或切割「手術」，基本上是用高溫原理將鋁料熱溶在焊接處，冷卻後融為一體。有沒有人以燒焊形式造出如此精采絕倫的藝術品嗎？

有。和我相似：香港出生，同樣姓劉，是天主教徒。意大利雕塑家劉國洪先生 (John Lau Kwok Hung, 1953~) 生於香港，年青時熱愛中國書法。廿歲那年，放下瘋狂喧鬧的英國殖民地小島，獨自跑去意大利佛羅倫斯的小城 Loppiano 學習過著淳樸的福音生活。兩年後加入了「GENROSSO」國際表演藝術組織，原來國洪能歌善舞，經常到世界各地巡迴演出，贏了

不少喝彩聲。

一個獎學金、音樂和舞蹈，改寫國洪的一生。他在佛羅倫斯美術學院研究解剖學、雕塑藝術和藝術史，每天勤練古典舞和爵士舞蹈，為日後藝術之路發放光芒異彩。後來移居瑞士，為延續「藝術生命」，國洪需努力苦幹，不斷創作；幸而，他所付出一分一毫，並沒有白費，屢獲殊榮，為港人爭了光彩，好！好！在二千年，回巢 Loppiano 「瑪利亞之城」，當地人特別為他成立非一般工作室，許多遊客不怕長途跋涉跑到國洪的工作室，為目睹大師級雕塑品的神韻。讚嘆不已，一具雕塑品竟像真人一樣舞動著，連手腕筋脈一絲一條地雕塑得細膩淨落。



《擘餅四》(Fractio Panis 4) 為教宗本篤十六世珍藏

殊不知每件作品須經高熱火餓「煉化」，才昇華至著迷的「存在者」。國洪棄用鑿子雕刻，改用乙炔及氧氣混合 (oxygen-acetylene torch)，在三千度高溫焊接和切割方式，雕刻出金屬所需形態。

用鑿子在石上崩崩鑿刻，少了渾圓柔活的風貌，反而多了硬邦邦的那種高傲感覺。無情的火雖是人類的天敵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火焰也有柔情一面。國洪「用火造人」人物動作動態若然，他的雕塑品宛如是一幅立體畫。渴望、痛苦、分享和喜悅，這一切浮現在火造的雕塑品，被煉淨了！當然純美無比，就像煉獄中的靈魂要接受淨化、忍受痛苦，才被提升天堂享永福之樂。

備註：鳴謝劉國洪先生提供照片



今年暑假，國洪被奧地利邀請參加「金屬研討會」，他在當地借工作室來進行「燒焊創作」，果然不負眾望，一座「面譜」聳立在奧地利郊區 Wildschonau。



如真人一樣大小的《利瑪竇撰『交友論』》(Matteo Ricci drafting "Treatise on friendship")



穿黑衫的國洪於一九九〇在瑞士焊製《長笛》，演奏者手背筋脈呈顯，雕刻精細。